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楊鸞

周易衍義卷十三

元 胡震 撰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婦人謂嫁曰歸歸妹合震兌而成震為長男其兄也兌為少女其妹也以兄而歸妹故卦以歸妹得名又

長男說少女少女從長男亦歸妹之義所以征凶无攸利者以男女之情以說而動是妹不待兄命以己歸人而自往焉為淫奔也又諸爻皆位不當以柔乘剛皆非正也故征凶无攸利夫婚姻害正者有二居不當位也柔之乘剛也居不當位則所履非正道所居非正分綱常之紊天理之晦也名分之乖禍亂之階也何以無凶以柔乘剛則男失其健女失其順牝雞之晨為家之索也月望之幾君子之凶也何以有

利古之聖人知夫婦為人倫之始故制為嫡庶之分故不以嬖御疾正后不以妾為妻非受幣不交不親非廟見則不得成為婦以此坊民猶有嬖人軋衛莊姜以仲子而儕孟子者禮女子之嫁也母命之曰毋違夫子以順為正又曰天先乎地男先乎女以此坊民猶不能防閑文姜而貽敝笱之譏如魯桓者欲有所為動為武后所制如唐高宗者吾嘗以是而觀歸妹之大義二柔也剛居之三剛也柔居之四柔也剛

居之五剛也柔居之自二至五无一得正是豈非犯名分而瀆綱常者耶二剛也三以柔乘之四剛也五以柔乘之豈非婦制其夫陰盛而陽微者耶於位之不當知其征之凶於柔乘剛而知其征之不利凡天下之事一失其正則左酬右酢无非凶咎前瞻後顧動无所利矣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伊川曰天地不交則

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虛谷曰歸妹本自泰来天地交而萬物通震為長男而位乎東繼天下之君也兊為少女而位乎西繼天下之母也又天地之氣始於東南而盛於西北此生物之氣也故歸妹為天地之大義歸者人之終生育者人之始說以動所歸妹也以卦德言之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

事故以説而動所歸者妹也文公曰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説以動帶累他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此言歸妹本無征凶不利之事所以凶而不利者以其位之不當而柔之乘剛也朱子曰動而説為隨此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從得男女之正故元亨利貞説以動為歸妹則是陰反先倡女反先行失男女之正故征凶无攸利此卦其變為漸卦其象震長男兑少女歸妹之象其占无攸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于上而澤隨于下歸妹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永久其嗣續以永其終也戒慎其離隙以知敝也當思為可久可繼之道楊氏曰婚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興周文哀禍魯紂姬辱身夏姬滅國君子於歸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豈惟婚姻忠敝必野文敝必僿一代之敝也革俗必弱從俗必強一國之敝也清必隘和必不恭一行之敝也兼愛

必无父為我必無君一學之敝也豈惟婚姻哉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物物有敝壞思為相繼之道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古之諸侯一娶九女嫡之從夫娣之從嫡禮則然也

初九居下卦之下娣之義也九二居下卦之中嫡之義也六五居上卦之中夫之象也以二從五為嫡從

夫以初從二為娣從嫡娣非嫡則不能以有行歸妹以娣禮之常也跛而能履二承五初承二吉相承也人生斯世貴者有貴者之事賤者有賤者之事處賤而為貴者之事僭也初九居下上無正應其處乎下賤猶歸妹之為娣耳不能致遠猶跛者之能履耳令以娣妾之賤言之其分卑其人微能為左右流之之職則可矣大而后妃之風化非其敢僭也能為肅肅宵征之敬則可矣大而夫人惠下之澤非其敢知也

象曰以恒者以其有長久之德也吉相承也能相承助嫡之吉也廣而推之以大夫而行諸侯之事不可也以諸侯而行公卿之事以公卿而行天子之事不可也嗟乎世之馳心高大肆志荒唐而不知分義者可以監於此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六五而隂不正如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内助之功僅可善其身而小

施之如眇者之能視不能及遠也失位故眇居中故能視利幽人之貞幽人抱道自重而不偶於時者也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為利也夫事業之遠近在時道義之得失在我在時者不敢必諸己在我者不可諉諸時歸妹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也六五陰柔不正女之配不良也以賢配不良可以善其身不可以大其家可以成婦道之小節不可以成內助之大功如莊公之姜謂其能賢則可謂其能輔衛侯以大

承宣之功則不可齊人之妻謂其能知饜播閒之非義則可謂其能佐良人而解其施施之羞則未可比其所以如眇者之視歟然其所以自守之正道則斷乎不可變也不然則爲淫姣爲背棄爲不守節之流天倫於此乎乖矣士之處於世者亦然以賢士而遇庸君亦有未能遠到者微子微仲之遇商王仲叔王孫之遇衛靈是也象曰未變常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堅而不可渝皆陽剛中正之常德而不變

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説之主以説而動非禮也上无正應无受之者也女子而無所適故須待也立身不正人誰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既不以德為人配急以從人而反歸以求為娣媵是自賤也夫人志在禄仕而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甘於卑下卒為人所賤

者何以異此天下之生久矣有位之賤者行之賤者位之賤者命分之所當然行之賤者世俗之所共鄙道義者身之則故君子修身不必求位之尊也道義在吾身則尊矣不必求位之貴也道義在吾身則貴矣何至如六三之无所適而反歸以娣耶觀此爻則知不仁之果辱也天爵之果貴也小人之果賤也象曰未當也謂其位之不正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以陽居上體是女之尊貴而有賢正之德也以其无應未得其歸是賢女不輕從人而難於擇配故能愆期遲歸待得佳配故能待而行非如三之反歸以娣也世變日降風俗日漓早婚少聘教人以媮固有先歸而致多夭之憂者其視歸妹九四為何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固有以失其所依而致背棄之憂者其視歸妹九四為何如甚矣世教之不明也是故太公居北海之濱待文王而後歸傅說居版築之陋

待商聘而後起其九四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本卦六五是也六五柔順得中下應剛中之賢尚德不尚飾衣袂所以為容飾

者娣媵者以容飾為事故君之袂不如娣袂之良乃不尚飾而尚德也月望則與日敵五之貴高不至於盈極如月之幾望不與日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世之君子與其文繡加於身孰若有令聞廣譽之美與其如衣錦晝行之榮孰若有德被生民之實衣錦尚絅則君子之道闇然而章象曰以貴行也尊貴得中是以不尚飾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

承虛筐也

婚姻之禮以承宗廟以奉祭祀者也豈可以不終古禮始婚而聽命於廟既成而見於三月此祭祀之始也親耕而為粢盛親蠶而為祭服此祭禮之備也君致齋於内然後會於太廟此夫婦之先期而致敬也君致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此夫婦之盛服而寓敬也君執瓚祼尸命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九一登一降皆夫婦親之

者也其可以不終也哉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以祭祀者也今焉承筐篚而无實則不能奉祭矣血祭之盛也君親割牲以奉祭祀今焉刲羊无血則无以奉祭祀矣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則當離絶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豐者豐盈盛大之時是時也在萬物則為衆多在生齒則為繁庶在幅員則為廣大在人材則為茂盛在庶事則為詳備在國家則為殷富在外夷則為向化在天下則為平治在功業則為光明而盛大豐之義

自有亨義豐之所以亨非盛王莫能致之故曰王假之極豐之道其惟王者乎當豐亨盛大之時此庸君之所喜王者之所憂也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以為徒憂无益故曰勿憂但當持盈守成戰兢自持如捧盤水使常常如日中无傾側滿溢之患斯可也此時是甚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若纔有纖毫矜持自滿之心即敗矣故致豐易保豐難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以卦德釋卦名義也

上震下離震動離明明必照下動則有為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明動相資致豐之道明能謀天下之事動能行天下之事明能謀王體而斷國論動能定王業而輔國事王假之尚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至此極大底時節所尚保之治之之道皆當從其大體大節改正朔易服色明綱常厚風俗興禮樂舉孝廉崇學校尚文德修武備革貪汙絶私謁篤農桑皆尚其大者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

也王者居天位之尊擅四海之富苟无明見萬里智
周萬物之明則佞臣之在朝賢人之在野刑罰之濫
觸風俗之澆薄四夷之梗化女謁之通行膏澤之壅
滯皆所不知是雖能纘禹之舊服而不免斯民塗炭
之墜能宅商王翼翼之邑不能免喪師之禍能受文
王丕丕之基不能免板蕩之歌此皆憂慮不能周及
宜如日中盛明普照无所不至方能保其豐大可以勿
憂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息而況

于人乎況于鬼神乎此又發明卦外辭之意而垂豐之戒也豐之則尚其大也中則尚宜照也勿謂方中其中將昃勿謂宜照其照將夕日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天地之理時息則盈時消則虛今日之盈乃前日之虛息而不已之所致也後日之虛又今日之盈消而不已之所致也是理也天地且不能違況于人與鬼神乎然則保豐之道當如堯舜之儆戒禹湯之罪已文王之無逸成王之持盈則可不然如晉武

之無憂則致身後之亂明皇之無憂則致末年之變梁武之無憂則致侯景之禍朱子曰這時節去危亡只是一間耳宋紹聖中羣臣創為豐亨豫大之說君臣上下安意肆志奢泰无所不為如何得不名大亂此卦其變為渙卦其象震動離明致豐保豐之象其占則亨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察其

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奸惡唯斷乃成明威並行乃可折獄致刑楊氏曰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服明至而斷不至則威刑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豈惟刑獄哉髙帝无離之明則躡足而怒不回无震之威則刻印而銷不隨折獄致刑姑舉其一以見其萬人命至重故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

災也

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配主謂四遠臣以邇臣為主旬均也謂皆陽也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當豐盛之時事物至多其明易惑貴於剛明同德相資故雖居是陽剛往而相從則能成豐故曰无咎往有功可加尚也天下之事未有不相資而成元齡之善謀必資如晦之善斷然後輔唐之業成蕭何之為規必有曹參之能隨然後佐漢之功顯名虎

之名將必有張仲之孝友然後興周之業彰以初之明資四之剛勢力之均无所嫉也道義之同无所忌也智謀相若无離間也其猶臧武之智而得冉求之藝伯夷之清而濟以惠之和不往則已往則必有功也使初九與九四勢均而不能相下體敵而不能相從則彼此相戕而悞國者有之智謀相軋而亂天下者有之烏在其為往有尚也象曰過旬災也言有求勝其配之心則為災也雖然明動之義以氣質言之

則有彼此相須之象以理言之則一心之體用耳明者致知明善之事動者力行誠身之事明者盡心知性之事動者存心養性之事學問始終缺一不可易之爻辭亦惟因氣質之異而明相須耳後之人不可因是而謂明道行道之各任其責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周匝掩蔽之意斗昏見也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

主至盛者也而上應六五柔暗如是往而從之反得疑忌猜疾唯在積誠意以感發之夫君明則臣忠主聖則臣直此古語也然君臣之分天冠地履之不可移有不明臣不可以弛其忠有不聖臣不可以弛其直伊尹遇太甲之敗度縱禮周公遇成王之聽信流言固亦見疑疾矣然伊周能感其君之徙仁遷義持盈守成皆誠意有以發之也茍誠意能動則雖昏闇之君柔弱可輔也不正可正也象曰信以發志也

言誠意可以啓發上之志也雖然昏闇之君有可開發者有不可開發者其可開發者雖聖賢不遽有隱去之心其不可開發者聖人亦不容復從而見之也孔孟之不遇蓋如此今豐六五之君雖有隂晦之象然以柔居中亦有可開發之理此六二所以不以道之不合而遽去不以邦之无道而遽隱也楊氏曰六二居大臣之位居中得正以此致君堯舜之上可也然往而事君動而見疾何也有上六小人揜吾君之

明而蔽之也君道所在强不在於折敵衝而莫强於折邪佞明不在於察淵魚而在於察姦欺唐德宗强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剋薄為强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為明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雖然臣子之道不以君之明闇而二其心盡吾之誠心以感發之使君不疑不疾固吉也疑為疾為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贄不得而帝泣贄不以為己悅忠州之貶終其身而不還贄不以為

已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沬小星也三居離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三與上六為應上六陰柔无位處震之終既終則止不能動者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見沬者也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

肱何可用也然上无所頼而不能為无所歸咎也君子之於天下有无功而有過有有功而无過有无功而无過者无功而有過者謂其獲遇於當世而道德不足以經世事業不足以濟民有可致之時无能致之資也有有功而无過者謂其以明遇明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以剛遇剛足以剬裁天下之大政有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也有无功而无過者謂其本為至明而上无其應本為能為而上无所頼有能致

之資无可致之時也九三之豐其沛非三之自蔽日中見沬非三之自昏也折其右肱非三之不能用也三之所以然者以其遇上六之暗其咎在上六而不在三也象曰不可大事也不可用也雖不能致豐也然亦非九三之咎也力不足也時不偶也為九三者宜何如曰特立獨行遯世无悶守其道不易乎世潔其身不徇乎物斯可矣不然躁於求用是得為无咎乎楊氏曰九三以剛明之德居下卦上君子有德而

得位乎下欲豐其民之澤如陂池沛澤之洋溢上欲增其君之命如日之方中皆大事也欲為大事而終不可為欲用其道而終不可用何也六五柔暗之君非吾一人之所能扶持也又不幸與上六小人為同列是有左臂而无右肱也天下大事以一人為之唯見民盆槁而不蘇君盆眛而不明九三拱手太息而已又誰咎哉言无所措手亦無所歸咎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

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以陽剛爲動之主又當大臣之位然以不中不正而遇六五陰暗柔弱之君豈能致豐大之事故爲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吏主等夷謂初也如四之才得正下之賢爲助豈无益乎故吉夫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豈能必其君之皆賢明哉成王之幼冲未知周公力留名公與之篤棐於是乎轉而爲吉高祖之末蔽於廢立張良遠求四皓成其羽翼於是乎亦轉凶

而為吉四之與初會遇之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其
謀謨廟堂者可以脫草昧之屯其宣明德道者可以
解惑辭之蠱開一人之聰明以開天下之聰明解一
人之迷暗以解天下之迷暗於暗昧錯雜之中有轉
移變化之妙不謂之吉而何象曰不明也始之未吉
也曰吉行終之獲吉也楊氏曰九四髙則顛墜由司
城貞子次亦不失為魏無知常何九四亦剛而有為
者也其如上六小人掩六五之暗主乎猶幸下有初

九之賢来主於我而我為之主吾道庶幾其可行乎故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君能求賢則得福得名賢者國家之柱石社稷之重鎮其宏材碩德足以重朝廷其戴仁抱義足以澤四海其文章學問足以黼黻皇猷其禮義廉恥足以激厲風俗君天下者不必求福慶也求賢人則福慶集不必求名譽也求賢人則名譽都以豐大之時六五

柔暗之君下有六二大臣之賢近有九四邇臣之賢外有九三羣臣之賢遠有初九小臣之賢六五能居中虛心謙德以來衆賢之章美則昔也天下以吾君為柔暗今也天下譽之以為剛昔也天下以吾君為暗令也天下譽之以為明矣君臣相得曰慶福及生民亦慶也有是實而名隨之曰譽象曰有慶也所以申文辭也雖然求賢之責在君慶譽之吉其自然之末效歟以羣賢輔一柔弱之君尚足以致豐大之慶譽

況得聰明睿智之君而事之所就豈淺小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内自蔽於己外見棄於人也上六處豐大之極貴乎謙屈高亢如上六則不能謙屈貴乎静定動震如上六則不能静定貴乎剛明柔暗如上六則失其剛明是其與人和易以相親无有也文明以相接无有也不知道德之富而外求屋室之富不知潤身之德而

但積潤家之富屋之豐家之蔀也斯人也安能與天地萬物同一體以一人之心而貫乎千萬人之心也豐其屋蔀其家自絶於人也至於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人絶乎我也我絶人而人亦絶之一理感通誰其間之象曰天際翔也豐極而妄自高大如飛翔天際也曰自藏也自藏避而人弗親也楊氏曰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已踈左右矣故必揜之以娛樂君明則必勤總

攬勤總攬則已无權勢矣故必擠之以逸遊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已失恩寵矣故必擠之以姦詖此仇士良所以傳心術之祕於其徒也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之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擠君之明不過欲豐已之屋不知豐其屋者適以蔀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高其位而天飛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遁家之擠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耀行於室麋鹿遊於臺矣豈復覿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

大焉又有大者飛廉之誅不足弔而弔成湯之不祀
季述之戮不足痛而痛昭宗之罔終為人主者可不
戒哉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山内而火外内為主外為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為旅旅者失居而親寡也處得其當亨猶小也居家而不正尚非吉之道況窮於外而不正則上交必諂而主人莫之敬下交必瀆而徒御莫之尊取而不正則汙進而不正

則褻留而不正則濡去而不正則逋故旅貞則吉夫道之不可一息離也人之守正暇豫可能也顛沛難能也平居可能也道路難能也仲尼過宋雖當厄而主司城貞子在旅有難亦必擇正而從在陳絶糧而固窮自如則雖飢餓而守正不渝當此之時雖見其困而其道不屈是亦旅之小亨也其亨者非它也以正而吉也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自卦體言六五以柔得

中於外在旅而得中也順剛於外是在旅而順乎剛也以卦德言内止外明止而麗乎剛是在旅而所止能麗於明也得中者謂之正順乎剛者謂之正止而明者謂之正此旅之所以小亨也旅之小亨皆以正而吉也楊氏曰以為客則柔不過於柔必順乎剛乃為得其中孔子不答靈公是也以所主而止則所止亦不妄止必麗乎明仲尼不主彌子是也此皆旅道之正也旅之時義大矣哉人之處旅固无大亨之理

而旅之時義尤有莫大之用人能守正於旅之際則知行乎蠻貊者皆守正之時居乎暗室者皆守正之地臨乎險難者亦守正之際類而推之有以見斯道不可須臾離之實矣此卦其變為節卦其象火在山上行旅之象其占則小亨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之在髙明無不照又火寓於山不能久留有旅之象君子體山上有火之象以之明刑則謹獄如山以

之決獄則不留如火刑不明則惑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謹過謹則滯故欲不留楊氏曰徒務不留獄而不知明慎者以仁恕為隂德也徒務明慎而不知不留者以慘酷求吏聲也此二者皆非善決獄之士善決獄者明慎則無僣濫之愆不留則无稽留之察既明慎又不留成周之囹圄空虛不過是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以隂柔在旅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

在卑賤所存汙下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旅之時何如時也无父子兄弟聚會之樂无鄉閭親戚左右之歡无夫婦子母先後之娛行者於此天地其量猶憂有不虞之侮曾謂瑣瑣而亦可免悔辱也初六所謂瑣瑣者心量淺窄細微必較毫末之得則躍然以喜錐刀之失則戚然以悲无遠見之明暗處旅之義人之鄙我者以瑣瑣之故人之慢我者以瑣瑣之故謂之取災以其自取而非自

外至者也象曰志窮災也志意窮迫而致災也楊氏曰初六隂柔之資宅卑下之地此小人之棄逐而在旅者也上之不能如仲尼在陳而絃歌不衰下之不能如鍾儀在晉而樂不忘舊方且經營瑣細之鄙事以自封殖此其所以致災也故慶封奔吴而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丘亭而祝盜或且疑其祝詛蓋小人无道義以養其志得志則驕溢失志則困窮故瑣瑣以取災也然在旅而為鄙事有志窮而為之者有志

大而為之者劉備種菜於魏志不在於菜蘇武牧羊於匈奴志不在於羊必有能辨之者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次旅之居也資旅之用也童僕旅之役走者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內外之心曰旅即次則其所舍也有其居曰懷其資則其所畜也有其用曰得童僕貞則其所奔走而服役也又有其人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童

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象曰終无尤悔伊川曰柔弱在下者童也强壯處外者僕也羈旅之人所親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楊氏曰以晉文公當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居下體之上剛而不中高亢自居有多上人之心居剛任剛平時猶不可

況於旅乎自髙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其所也在旅以剛自髙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危厲之道也旅之為道内以安身外以結人固也吾聞有道足以禔身未聞過剛暴下之足以得助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今三之喪其次是在己失其所安何素之有氷天桂海九州萬姓尚有貫通而為一今三之喪其童僕是在人不得其心也視二之即次得童僕貞能无愧乎

象曰亦已傷矣又曰其義喪也焚次已傷而以旅之時與下之道如此其義當喪也類推之世之不能安宗廟而至於傾覆者皆若人也世之不能一道德以同風俗至於叛離者皆若人也為天下國家者謹毋用九三剛亢不中不正之人以焚我蒼生喪我四海也且柔而得中即次之象剛而過中焚次之象三以剛居下體之上曰焚次上以剛居上體之上曰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也深楊氏曰魯昭公孫于齊齊

不禮焉而饗以大夫之禮公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羈曰有求於人而即安其造于庭弗聽是剛之不能下人也使請逆于晉而晉又不答是焚其次也魯之歸馬者公執之魯自是不歸馬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其童僕也雖貞猶危厲況不貞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雖陽剛不中而處上體之下以剛居柔有用柔能下之象上則為五所與下則為初所應在旅而得上下之應可謂得其所處不特得其所安資財者旅之所仰得其資猶能富貴人斧者旅之所以自衛得其斧猶能威罰人在君子觀之得其所處不足喜上有陽剛之應得以佐之而圖治偕之而行道深可喜也九四上无陽剛之與下无陽剛之應不能伸其才行其志雖得其資斧而其心終不快也象曰未得位

也又曰心未快也未得正位所以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雖然聖賢出處亦豈戚戚於不遇欣欣於得志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樂天之誠與憂世之心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九四亦豈戚戚以悶世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射雉則中于文明之道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羈旅之

人動而无失又能合文明之道終能致令聞令譽且獲福祿也象曰上逮也五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下而得乎上為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為下所上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為旅不必在外也人君无旅故不取君義楊氏曰六五居離為一卦之主有文明之德居至尊之位牧之以謙恭如周宣王匿于名公之家是天王蒙

塵而在旅者也矢其文德宣之文也明明天子宣之明也側身修行宣之謙恭也文明之道如射雉不再發而无不中此其所以終得乎人之譽則鴻鴈庭燎小雅美之雲漢崧高大雅美之上得乎天之命上天之祐為生賢佐自旅寓而復歸其天下國家歟嗚呼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而復為天子无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終為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懼乎上逮謂德上達乎天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又居離體之終髙亢躁溢躁動如此豈處旅之道有德者安无德者危在家在國皆然也曽謂在旅而无德可乎如鳥焚其巢不安甚矣先笑後號咷不樂甚矣牛順物也喪牛于易謂忽然失其順德所以凶也象曰其義焚也又曰終莫之聞也以旅在上而以尊髙自處豈能保其居義當焚也方

以極高自剛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楊氏曰堯之恭遜舜之溫恭湯之寛仁文王之徽柔武王之容德高祖之豁達大度光武之柔道理下此帝王之盛德也初二三四皆言旅而不言旅人在旅而非旅人也有復歸其居之義焉上六獨言旅人則在高位之時已有終身旅人之理此亦天子蒙塵終於旅而不歸其國也位一卦之上居離體之極恃其高

亢肆其剛强至於失高位而為旅人自取之也既沒其家如鳥焚其巢又辱其身先笑後號喪牛失天下之象又失其大物如喪牛而甚易此晉末帝信景延廣之言挑契丹之敵至於覆宗祀播遷而亡天下歟凶孰大焉夫王者有旅非甚也求為旅而不可得斯甚矣衛莊公示戎州人以璧而不受胡夾請為黔首而不許旅何可得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順也入也以順為體以入為用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之性巽入以陰為主故小亨以陰從陽故利有攸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

申命重巽者謂卦之上下皆巽也王輔嗣曰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行也風者天之號令命者人之號令聖人用巽之道其唯用之於命令上順下而出命則罔咈乎民之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違乎君之命申而重之者一再而孚之也故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巽雖以一陰為主然在巽之時二五以陽剛而居中正之位則是剛亦巽也剛而巽則剛无過剛

陽性上進二五同德皆巽順乎中正之道則其志可行於天下以之治己則順而正以之治人則愛而公以之治天下國家莫非中正之道以致治平之道剛中正者之志行則上下之柔自皆順乎剛而小者亦亨矣柔之為道唯其能入是以利有攸往而无險唯其能順是以利見大人而无阻往以濟事剛之才也因人有濟柔之事也夫巽之為巽固各不同巽懦而无立巽入而諂諛巽順乎匪人此不足以致亨也申

命以行事巽順乎大中之道巽順乎天理之正巽順乎大德之人可以致亨也巽離兊皆一隂之卦巽曰小亨兊曰亨離曰利貞亨皆不同何也曰離之柔中為文明之主故不止於小亨兊柔在外不主乎柔而用乎柔故亨巽柔在内主乎柔而性然也故止小亨而已然聖人許其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能不為媚竈不為墦間而知所適從則小亨之漸又安知不馴習而至於大亨乎此卦其變為震卦其象為風風有巽

入之象其占則小亨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者相繼之義一風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風隨之下卦也臣民承命之象兩風相重而不息君子體之以申命令行政事前之命之以事而後之申前事而命之行也所以體重巽也命申而不行與挂牆壁何異風之鼓舞萬物天地之巽命之鼓舞萬民王者之巽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以隂柔居重巽之下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隂柔之人過於卑巽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多疑不決不知所從濟之以剛乃得其所利在武人之貞勉為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夫人之一心虚明洞徹可以參天地賛化育上之可以同堯舜下之可以同孔孟為氣質所拘見義无勇而局於因

循懦无立志而拘於意向或進或退而畏首畏尾吁亦可悲矣君子之學將以變化氣質其氣質之柔耶則濟之以剛健其氣質之剛耶則濟之以柔順伯夷清矣濟之以下惠之和則豈至於隘下惠和矣濟之以伯夷之清則豈至於不恭以商之不及而濟之以師之過則為適中以求之退而濟之以由之兼人則為適中初六柔矣濟之以武人之貞則豈至於過巽此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象曰志疑也謂其志之

疑懼而不能立其志也又曰志治也謂其志之修治而有以立其志也聖人之進其深矣乎楊氏曰陰柔一也弱者用之則為邪强者用之則為正畀巽一也怯者用之則為諂勇者用之則為讓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讓而非諂師資之大義也以讓恭柔巽之德而御其剛强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歟易窮則變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人之所安其體上實下虛巽之象也九二雖剛然居柔用巽過於所安故曰巽在牀下人之卑巽而過於所安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史祝史巫覡也紛若丁寧煩悉之意過巽非宜唯用史巫煩悉其辭道達誠意以事神明非畏非諂乃得中道吉且无咎夫大臣者羣臣之標準國家之棟梁民之表極也巽在

牀下豈大臣之所為𢁉巽如此唯用之以祭祀則吉而无咎其大上下神祇其次山川社稷其親祖禰宗祧用祝史用巫覡奉牲以告奉盛以告順其時盡其禮紛然有事禳焉降福百拜而不為諂駿奔而不為𢁉何也事神不嫌於𢁉巽也聖人猶戒之曰得中而不得過況事君而過於諂搖尾乞憐䑛痔求車豈大臣事君之道學易者當以聖人所言逆其所不言楊氏曰禮以導忠者周旋進退不失節而已不循乎禮

之中而過亢者箕踞夷俟太泥乎禮而自卑者諂

足恭此二者皆非禮之中也二之卑巽其孔光張禹

胡廣趙戒之徒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居下之上剛亢自居不能

巽勉為多巽巽之士故頻巽而頻失亦可鄙吝夫人之

用巽如曰頻則天下之善皆適然而已耳其不然之

時亦多矣使父而頻慈則不頻之際者皆不慈之時

矣使子而頻孝則不頻之頃者皆不孝之時矣九三之頻巽則不頻之際者皆不巽之時矣象曰志窮也其志困窮可羞吝也況九三以剛處剛非能巽其身以剛乘剛非能巽於人雖出乎九二陽剛大臣之上亦能屈乎六四柔巽邇臣之下是有時而屢巽也所謂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者耶文公曰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大好底事九三別无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又巽自是可

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巽之六四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然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上則順乎一陽之君下則順乎一陽之臣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以一順而獲三順如蒐田而獲君庖賓客乾豆之三品也田之獲三品

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不特悔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能處則悔或可以為功也是文也丙吉有焉以勵精之宣帝為之君而賢吉之不伐以嚴毅之魏相為同列而善吉之寛厚獲三品而有功之驗也自世之人用巽而不得其正也於是有便僻為巽而取便僻之羞者於是有善柔為巽而取善柔之辱者於是有便佞為巽而取便佞之恥者嗚呼孰知乎巽六四之悔亡而有功者以其得巽之正其巽

也皆柔順謙恭之美中和之懿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九五以純剛之德宅至尊之位為巽之主命令之所自出也居中得正以陽剛而巽順乎中正之道發號施令一本乎中正而无絲競之愆既貞則吉而悔亡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鼓舞天下之民何不利之有然愚民

无知安於常而憚於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不可與慮始故无初可與樂成故有終唯其无初先庚三日丁也事之未更必叮嚀告戒於其變之前唯其有終故後庚三日癸也事之已更又揆度審處於其變之後如是則申命行事有何不吉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名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也九五出令以正則不至於乖先庚後庚則不至於繆盭

言先甲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庚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也甲者十日之首而事之始也此終則有始也庚者十日之過中而事之當更者也此无初而有終也蠱之六五尚夫柔也故曰甲巽之九五尚夫剛也故曰庚庚金也金主於斷自非有中正之位備中正之才斷然行之有行不可也象曰位正中也正中謂无過无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令唯得中為善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在下而卑故為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為巽在牀下何也上九巽之極在上而過於卑巽與在下而過於卑巽一也然九二吉且无咎上九則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姦邪之順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乎崇高奚其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得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巽愈過而身

愈危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司馬遷論之曰持爵祿之重阿諛苟合可謂洞見肺腑矣斧謂權勢嗚呼人莫患於无剛斷之資上九有之而不有其有者過巽敗之也象曰上窮也又曰正乎凶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楊氏曰上九巽在牀下

適所以自畀內喪其資不足以利己外喪其斧不足以利人九二得中而巽在牀下雖不可以事人終可以事鬼神朱子發曰喪其所以利則莫或畏之正乎凶矣魯自襄公三家分其民其君四世從之至昭公失國无所竄伏盖處上極巽盡亡其資斧乃正凶也方自失之初告之以凶詎肯信乎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一陰居於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喜之見於外者也兌為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夫說可以致亨而說之必

以道乃足以為說也君臣說則尊卑之情通父子說則孝慈之情通兄弟說則友恭之情通夫婦說則倡隨之情通朋友說則切偲之情通兊之為說固有亨道然諛佞以取容者不足以為說私情以相比者不足以為說曲學阿世違道干譽皆不足以為說兊之說事必利於正者寛裕溫柔以相與而齊莊中正之實隱然而不悖也和順樂易以相親而恭敬撙節之實確然而不流也如是則說之以道何往而不亨東

山之說以使民與叔于田之久說而歸同一說也而叔田不得與東山同王民之皥皥霸民之懽娯同一說也而霸民不得與王民同何也為臣而說民必有周公之正道則可以叔段而得民之說不過私恩以貽民耳為君而說民必有三王之正道則可以威文而得民之說不過得私情而市恩耳嗚呼古人之說未嘗不以其道也僖公一國之賢君也而君臣亦以道稱今觀詩人之所詠醉舞而歸說意之孚也鷺于

飛鷺于下而禮義可觀者傒然而失其正僖公尚然況不為僖公者乎彖曰兊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柔在外和說而剛健居中則說以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說而能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以之先民皆趨事赴功而不愛其力以之犯難則民皆捐軀致命而不愛其身說道之大至於父詔其子兄語其弟而相勸以勞相勉以死者日益廣

矣其為説也豈不大乎勞而忘勞禹之治水也死而
忘死湯之東征西怨也文公曰説若不是剛中便是
違道干譽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
柔外來朱子發曰民至愚而神苟不以正徒事甘言
求其忘勞忘死難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
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佚之所謂説以正也比卦其變
為艮卦其象兊為澤有説萬物之象其占利於正則
亨也

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君子體之朋友講習互相益也講者講其所未知未能習者習其所已知已能朋友非說則道不相投如負鑿方枘之不相入講習何望焉兩澤相麗互有滋益一身之說楊氏曰天下之可說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狹於晝思夜度而莫廣於朋友講習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和而不同說之吉也有求而和邪諂之流也无應而和正大之情也和而不同君子之公也同而不和小人之私也和則真情融通相視萬物為一體中國為一人同則私恩以相結朋黨以相親二者介於毫釐之微判於天淵之遠窮理君子不可不察也兑之初九陽剛而居兑則不至於介得正而居兑則不至於邪无所係應則无所牽累處下而剛則无所卑屈和

而不流其説也所以為吉也世之衰也正學不顯於天下義理不明於人心於是有妾婦其道如儀衍者於是有媚竈如王孫賈者於是有好佞如祝鮀者於是有閹然媚世如鄉原者此其自視以為人事之當然而不知賊天理背禮義而得罪於名教也聞初九和兌之風亦可以少愧矣斯道也中庸之達道樂記之和書之和衷傳之惠和皆是物也近之感一家之和推之興一國之和達之致天下之和大之名天地

之和皆可即和兌之義而推廣之象曰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未見其有失也晏子曰和如和羮同如濟水兌以説為説和兌以不説為説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承比陰柔説之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内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故吉而悔亡矣世之不誠而説者匿怨而友其人藏怒而親愛口蜜而腹劒情疎而貌親甚矣其欺也古語有曰世之人詡詡强笑語出肺

肝相示指天誓日不相棄背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而又下石焉其視孚兌之吉何如哉兌之九二所以吉者唯其說以誠耳想其容貌之和肺腑之通也言語之洽情文之實也和說之貞表裏之一也人疑以陽居陰承比陰柔宜有失正過說之悔然剛中之孚足以行正此悔之所以亡七十子之悅夫子皆心悅誠服何也以我之誠故彼之說我者亦以誠也是知說人之道辭惠不可以為說惟誠

意之充實則說斯善矣象曰信志也心之所存爲志

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人而

自失中是以吉也朱子發曰石碏石厚父子也叔向

叔魚兄弟也子産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素

書曰貌合心離者孤豈孚兌之義乎

六三来兌凶象曰来兌之凶位不當也

說之義有君子之說有小人之說以道義相歡以禮

樂相示以中和相與斯謂君子之說以貨利而合以

黨與而親以枉道而求斯之謂小人之說由君子之說則衆善之都會也由小人之說則萬惡之淵藪也兊之六三為兊之主其志陰柔其處不正其位不中其於說道已无本矣上无正應下比同體其所以求說者又非其正矣況其失道上交无應而復来就下二陽以為說其凶宜矣象曰位不當也言以陰居陽位也雖然三之所以来兊者初與二也以初之正二之中而就之其庶幾於能有道者矣何以凶曰君子

之求說必先自正然後能規天下之正佛肸欲名孔
子而孔子未嘗往王驩欲交孟子而孟子未嘗與之
言以柔邪不中不正之資而欲親剛中剛正之人多
見其不知量也楊氏曰聖人之誅盜輕於誨盜兇之
六三陰柔邪佞挾此以來而求說於上鬻而不售已
之吉亦國之吉鬻而售已之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
於身不足咎也說六三之柔佞而來之既來之又位
之下卦之上者可咎乎位小人於上可謂位之而不

當矣位之而不當一侒来衆侒集不亾于而國平故廉来之得位亾于廉来亦亾于商恭顯之得位亾于恭顯亦亾于漢六三説而来來而亾豈六三之罪哉

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此乃天理人慾公私介限處聖人所以開示正道提防邪心之要路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九四以陽居陰則處非正上承陽

剛中正之君下比陰柔不正之臣陰者陽所說故不能自決而商度所說趨舍未定從違莫別四之疾也然質本陽剛若能介然守正從九五陽剛之正疾惡陰柔不中不正之六三則和衷同寅同道格君可以有喜悖魯隱而佐桓公羽父以簒賊終其身違昭公而黨意如丘據以邪說汙其行邪正之間胡可无決象曰有慶也守正勿邪則上而致君以為一人之慶下而澤民足為兆民之慶其喜慶也固宜夫茍此身

一汙於小人之域則仰愧於天俯怍於地内愧於心上而禍國下而禍民反而禍身憂將若之何聖人於此固為之深戒也楊氏曰兊說也而所以説者有二有事君容悅者有以安社稷為悅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兊説之時徬徨焉躊躇焉商確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懼容悅之小人有以安說而疾吾君之心也六三之来兊即容悅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

鮮矣六三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膏肓之箴𤁷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君子消小人謂之復小人消君子謂之剥剥者陰消陽也九五與上六密比聖人故為戒之曰九五若親信上六剥陽之小人則有危厲矣夫小人之在世外柬中深其虚言詭論似忠潔其雍容卑遜似純良其

神機秘計似深沉其奔走先後似勤勞人君信其臣假善不稽其實意則國家陰受其消剥之害而不自知矣吁亦危哉象曰位正當也謂所處之位正當戒也或曰九五剛健中正何憂乎小人而聖人為之戒何哉唐虞成周之盛聖帝明王在上臯夔周名在官猶有四凶管蔡小人之厠迹使當時帝王儻終信之豈不有滅正之凶此孚于剥有厲是葢憂治世危明主之語法是則聖人之微意也楊氏曰小人得志疾

也一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剥陽邪剥正矣六三以兊説而來焉上六以兊説而引焉九五萬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剥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祗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

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君子易事而難説也説之不以道不説也小人難事而易説也説之不以道説也上六成説之主居説之

極下乘二剛下无正應强引二陽以為說是其不正而引正人以為說不中而引中行以為說陰柔而引陽剛以為說其誰我與可謂說之不以道而不正者也其欲志趣之能遂得乎象曰未光也相說非自然之道未為光大也雖然上六不幸而陰柔不正不得盡其說之之道亦幸而遇陽剛中正而不遂其說无所施其邪說也使九五從其邪說納其諛佞則紫之奪朱鄭之亂雅利口之覆邦家得无亂天下乎幸而

九五之不孚於剥不至於悮國雖上六之不幸實天下之大幸雖天下之大幸亦上六之幸不悮其身為小人者祝毋以説之得遇東坡曰六三上六皆兊之小人六三履非其位以求説為兊者曰來兊言不名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托於无求以為兊也故曰引兊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遠故九五孚于剥

周易衍義卷十三